

利用二手交易,诱骗买家私下联系并点击虚假链接付款,进而诈骗钱财

当心! 不要落入二手交易平台“杀鱼盘”陷阱

如今,不少消费者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将闲置物品转给别人,这样既可以让闲置物品循环利用,又能让自己赚点零花钱,但这也让不法分子嗅到了“商机”。

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,利用二手交易,诱骗买家私下联系并点击虚假链接付款,这种网络诈骗有一个专属名词叫“杀鱼盘”。它遵循了网络诈骗广撒网的特点,分别由提供技术支持并负责洗钱分赃的“船长”、寻找受害人并引导付款的“渔夫”以及在二手交易平台淘货的被害人“鱼”构成,完成“杀鱼”即行骗成功。

付款后就被拉黑

去年10月15日,江苏常州武进的消费者小马在二手平台购买相机时,遭遇“杀鱼盘”后报警。

小马在某二手交易平台遇到了一个卖二手相机的卖家,卖方建议微信详谈。讲好价钱后,对方发来一个付款链接。小马打开链接后发现确实为先前浏览过的二手平台支付页面,于是爽快地付款。然而,货款到账的下一秒,他发现自己已被卖家拉黑。

警方围绕嫌疑人微信和QQ号信息展开梳理分析,最终确认在河北的易某有重大嫌疑。去年11月2日,警方奔赴河北,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易某。

易某交代,自己是在一个QQ群中认识了“上线”,这个“上线”教他如何利用虚假购物链接赚外快。两人分工明确,易某负责寻找下手对象,谈妥价格,“上线”则负责将虚假支付链接发给易某,诈骗成功后,每单易某可分到七成。

通过对“上线”与易某的聊天内容、钱款转账等信息的分析,警方进一步锁定了这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。去年11月15日,何某在居住地被抓。

通过对何某社交软件上的关系人、银行账户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等情况的深入研判,警方发现,何某手中有着像易某一样角色的下线和同行“船长”各10余人,一个冒充二手购物平台、制作虚假链接实施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进

入了警方的视野。去年11月,该团伙成员全部被警方抓获。

去年底,犯罪嫌疑人易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批捕。从2019年12月2日至今年1月21日,全案19名嫌疑人陆续被提请审查批捕。

被害人“缺失”如何认定犯罪金额?

普通电信网络诈骗通常是点对点的打款方式,然而在“杀鱼盘”中,被害人的钱款并非直接打入被告人的账户中,而是购买了电商平台的电子购物卡。

记者了解到,在上述“杀鱼盘”案中,被告人提供的钓鱼网站链接打开后,与真实的二手购物平台网站极其相似,被害人难以分辨。但点击付款后,钓鱼网站则会通过事先抓取的接口链接到某购物平台,被害人的付款会被用于购买该购物平台的购物卡。

通过核查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聊天记录、诈骗团伙上下线之间的聊天记录、被拉黑的被害人账号以及被告人的购物平台账号的订单等信息,承办检察官核实到400余名被害人。但由于被告人使用的各种社交软件账号和购物平台账号均为购买的“小号”,并非实名,所以大量被害人信息无法准确核实。

在被害人“缺失”的情况下,该案中被告人之间的转账记录是否还能被认定为犯罪金额呢?

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,被告人的账户确为诈骗所得、电商平台的账户订单



新华社发

确为他人付款购买,且通过全案证据排除了上下线其他经济往来,排除合理怀疑,再综合已查明的被害人陈述、交易记录、电子数据等,足以证实“违法来源”的排他性。因此,承办人最终将上下线转账记录认定为犯罪金额,该案涉案金额总计达100余万元。

脱离正规平台易踩“雷”

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层出不穷,“套路”之多让人防不胜防。

据2020年《法治蓝皮书》,电信网络诈骗仍呈高发趋势,且运作模式呈现更加明显的专业化、集团化趋向,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也越来越智能化,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逐渐形成恶意注册、引流、诈骗、洗钱等上下游环节勾连配合的完整链条,也形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的“新范式”。

在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中,除了通过低价二手交易进行诈骗的“杀鱼盘”之外,还有以投资理财为名设“杀猪盘”实施诈骗、以网

络刷单返现实施诈骗、以裸聊为饵通过APP软件非法获取用户信息后实施诈骗或者敲诈勒索、在婚恋网站交友实施诈骗、以办理贷款为由设各种名目要求缴纳保证金实施诈骗等类型。

据介绍,这些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群体广泛,作案手段也更为隐蔽,犯罪分子往往潜伏在各大论坛、贴吧和购物平台,先在正规平台寻找“猎物”,再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转到微信或者QQ上,点击由他们提供的“高仿”网站链接进行交易。

为此,专家提醒,无论是网络购物还是网上交友,一定要选择正规平台,使用平台提供的交流系统进行沟通和交易,凡是绕开平台由陌生人提供的来路不明的APP软件或者网站链接、二维码,不要轻易点击下载和注册。同时,各大电商平台也要加强网络安全防范,有效提示和拦截站外钓鱼网站,强化技术升级,严防犯罪分子抓取链接制造“高仿”网站,对可疑违法信息应进行屏蔽或封号等,从源头上维护网络安全。(据《工人日报》)

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这个“考成法”的内容是凡皇帝谕旨交办,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,必须专人负责、限期完成。所做每一件事,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,以备查验核实。今后,所有官员的升迁去职、奖励或罢黜,都凭这本“考功簿”的档案作为依据。

眼下,张居正一面翻着手中这本深蓝封皮的“考功簿”,一面说道:“陕西乃边关省份,历来盗贼横行。奸宄之人甚多。刑部派你前往督办,本希望你恪尽职守风宪一方,谁知你仍固守清流习气,一肚子妇人之仁,都像你这样,朝廷的事情岂不样样都要办砸,嗯?”

张居正字字如火,灼得艾穆脸色燥赤,但他心里头不服气,小声嘟囔道:“卑职在陕西一个多月,审阅几百件案宗,实在该杀的,只有两个。”

“只有两个,”张居正一声冷笑,把考功簿朝案上一摆,斥道,“照你这么说,湖广、浙江、山东等省,都杀了二十多个,他们都在滥杀无辜?”

“卑职没有这样说,但陕西实在只有两个!”

“你口口声声只有两个,但王开阳的奏章中,该杀的却有十七个。”张居正从文案上拿起一份奏章,在艾穆眼前摇晃。很显然,王开阳为了推卸责任,已上本告了他的刁状。

“在这件事上,卑职与王大人是有分歧,卑职窃以为,当今皇上初登大宝,应厚生好德、体恤万民。冬决之事,宁可漏网一千,也不可错杀一个。”

艾穆虽然对首辅存在敬畏之心,但仍嚷嚷着说出自己的观点,他这段话实在有点离谱,张居正听了气得把案桌一拍,厉声喝道:“放肆!”

艾穆看到首辅已是盛怒,慌忙滚下椅子,在地上跪了。张居正本想看同乡份上,让艾穆去刑部多加历练,以备日后重用,现在看来希望落空。他盯着低头长跪的艾穆,斥道:“陕西该杀之

人,不只是王开阳所说的十七个,更不是你所说的两个!陕西乃边关省份,不要说那些作奸犯科、杀人越货之徒,单是与各番邦的茶马交易,就有多少个铤而走险的宵小之徒,合该凌迟处死!”

张居正说出这段话来,也是事出有因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,整饬吏治已是初见成效。万历二年一开头,他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财政改革上。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增加朝廷收入,一方面要杜绝偷税漏税、走私贩私的混乱局面,另一方面是如何紧缩开支,解决多年来一直入不敷出的拮据现象。艾穆哪知道首辅的心思,只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:“这种人是不少,现陕西大牢里还关有一些,只是这些私贩都是好利之徒,不当死罪。”

“不当死罪,你这个刑部员外郎怎么当的,嗯?”张居正伸手指,口锋愈加严厉,“按《大明律》,凡私茶出境,没有拿到茶马司关防而进行茶马交易者,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凌迟处死,全家五千里外充军,货物入官。洪武皇帝时,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了两万斤茶叶,被皇上赐死,连马皇后都不敢求情。这样的大事,你这个刑部员外郎都不知道?你回去好好读一读《大明律》,不然,法律不申,你还满口有理。”

对于张居正的痛斥,艾穆心下不以

为然。他是个好学之人,一部《大明律》早读得滚瓜烂熟。对于张居正所言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茶马一事,他也知道整个过程。洪武一朝,私下进行茶、马、盐交易者,处死何止千人。只是自洪武大行,经历了几个皇帝之后,茶、马、盐私贩愈演愈烈,这些人巧取豪夺,一夜骤富,再拿钱来买通官府。官商勾结,牟取暴利,几成风气。有时候,一些清正的地方官或纠察御史也会就此事上本请求皇上严惩。皇上也批旨查办,终因法不择众,不了了之。嘉靖、隆庆两朝,没有一个贩私者被处以极刑。所以,《大明律》中关于贩私条款,虽然没有删除,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。艾穆就任刑部主事以来,对这些典故都作过悉心研究。从内心讲,他对走私贩私牟取横财之人也是痛恨有加,但他脑子里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杀人者偿命的思想,认为这些贩私者并未杀人害命,故不应以死罪论之。此时面对怒气冲冲的首辅,他讷讷答道:“首辅大人,贱官虽然愚钝,但《大明律》还是烂熟于心。若按《大明律》,陕西决囚,确实不止王开阳大人所说的十七个,恐怕一百七十个都不止。”

“你明白了?”张居正脸色稍改。